



苑 茵

孤 村 的 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苑茵

孤

村的
夢



封面、插图：郭予群

责任编辑：温 航

孤 村 的 梦

苑 茵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3.25印张 10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0.57元

内 容 提 要

你将要看到的是一个既真实又悲惨的故事：在荒僻的小山村“孤家子”，住着一户三世同堂的人家。大伯父母家由于有三个儿子而盛气凌人，为了几亩沙壤地，他们残酷地践踏了骨肉之情。在他们的欺侮下，逆来顺受的大嫂跳河自杀了；自强不息的妈妈不愿当大伯父的小老婆任人宰割而带领全家逃走了；勇敢倔强的“野丫头”冬草指挥“大黑”推倒泥菩萨造反了……

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男尊女卑、迷信鬼神的黑暗世界。这里有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还有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的命运轨迹。

目 次

一	太子河畔的悲歌.....	1
二	大脚媳妇.....	17
三	严霜下的小草.....	26
四	我和月亮共遨游.....	39
五	祭龙王.....	53
六	“臭”在家里的丑姑娘.....	66
七	逼嫁.....	76
八	别了,沙壤地.....	86

一 太子河畔的悲歌

我出生在一个名叫“孤家子”的山村里。在我的记忆中，这小小的荒僻的村落，充塞着迷信鬼神，重男轻女的现象，种种封建陋习深深地植根在这贫瘠的土壤里。

据家谱记载，我们的祖先原是山东的一个地方官，属满族黄旗。清代道光年间，山东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百姓几乎年年逃荒，但清政府仍然要老百姓纳税服役。祖先见百姓衣食无着，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苛捐杂税。结果竟被贬到东北垦荒。那时东北有大片的生荒地，汉人和罪犯常被流放到那里开荒。我的祖先在那个寒冷的地方不几年就死了，可他带去的家属却无法回来。待到我的祖父辈，已经完全变成农民了。老祖宗为了教育后代不要涉足官场，留有遗训：“卸甲归田，永做庶民，愿后人铭记。”

祖父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民，为了与世无争做一

个庶民，他带领全家搬到了人烟稀少的山沟沟里。祖父为人很忠厚，一生只知道种几亩薄田。他平日待人处世有求必应，乐于助人。祖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性格温顺，总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安宁。

祖父母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一个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有严重胃病的人。他吃进去的东西，不久就吐出来，好象是一个反刍动物。因此他什么活也干不了。他非常怕老婆，大伯母叫他站着，他绝不敢坐下来。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活死人。二儿子是一个木讷寡言的庄稼人，只知道跟着祖父干活，从来不和别人争吵。三儿子就是我的父亲。他的情况后面要专门讲到。

大伯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儿。他们的长子，即我们的大哥，生下来身强体壮，因此取名“石头”。因为他是第三代人中的第一个男子，所以成了家里的宝贝，自小养成自私、任性、不讲道理的坏毛病。他平日张口即骂人，举手就打人，在我们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中算是一霸，我们姊妹们对他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和他打交道。当他长到十七岁的时候，家里为他找了一个姑娘。不久，她就被娶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嫂。

大嫂的个子不高，沉默寡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老象是含着苦水，想哭又哭不出来。她的脸庞椭

圆，梳着两个发髻；做起事来有条有理，说话的声音不高，好象永远不愿意让别人听见似的。我和姐姐都喜欢她，家里人也说她是好媳妇。

听说大嫂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母。她是跟着哥哥嫂嫂长大的。她的嫂子因为在当媳妇的时候受过婆婆的气，婆婆死后当了家，就把怨气都撒向这个小姑子。一等她长大，就把她嫁了出去，不管男家人是好是坏，只要肯出钱就行了。大嫂在娘家时，就被嫂子训练得任劳任怨，不多说话。嫁到我们家后，上有太婆婆、婆婆、爷公公、爹公公，下有小叔子、小姑子，所以更是抱着少说话、多做事的态度。大伯母对我大嫂就象对待买进来的一头牲口一样。她还教唆儿子：“男子就要有男子的威风，得经常敲打敲打，打得她服服帖帖才行”。

大哥结婚以后，姐妹们认为他是大人了，可能会改掉一些不讲理的作风。不料，大伯母要他拿出“男子的威风”，以便将来在这个家里掌权。他三天两头对大嫂吹胡子瞪眼。吃饭的时候，大嫂站在他旁边伺候，吃一碗替他盛一碗。只要他一不满意，就举手打她。我们姊妹们都看不惯，劝他把态度放好一点。这时他就凶狠地说：“滚开，你们这些丫头片子，赔钱货！”或者一脚把大家踢开。就这样，大哥比婚前还跋扈，谁也不敢和

他接近。

在爹妈的纵容下，他好吃懒做，从来不到地里去干活。农忙的时候，祖父扛着一把锄头，站在院子里喊：“石头，你带个头，下地干点活吧！”大伯母却赶紧拦住说：“爷爷，你看家里少不了他，我这房有两个男子下地，就已经亏了。你那两房儿子都没生过男子，尽养些姑娘，能干多少活？”爷爷听了，气得脸色惨白，但是又不便和大儿媳吵嘴，只得哼一声说：“惯吧，将来他什么也不会干，看他咋办！”

爷爷扛着锄头到地里干活去了，随后大哥也出去了，他一走就是一天，直到天黑才回来。也许是他在外边赌钱输了，也许是和别人打架，受了气，到家总是找大嫂的毛病，借此连踢带打，耍他“男子的威风”。平时，大嫂总是一面干活，一面提心吊胆，怕他回来。可是如果他到天黑还不回来，大嫂又会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婆婆会指着她的脸说，儿子总向外面跑，是她不贤惠，笼络不住男人。万一他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就要唯她是问。大嫂只能偷一点空，在我母亲面前哭哭啼啼。

一天，我们家忽然来了几个农村汉子，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条麻袋，径直向我家的仓房走去。大哥走在前面说：“轻点，只要不叫我爷爷看见，别人谁也管不了

我。”

这几个汉子走进仓房，把麻袋装得满满的，大哥东张西望了一下，说：“你们悄悄地背出仓门，快走！”院子里的狗不停地叫，我从窗户缝里看见这些情况，急忙跑进爷爷房里去，喊：“奶奶，你快看，大哥让人把仓房里的粮食背走了。”爷爷听了这话，赶紧走出去大喊一声说：“石头，你干什么？”大哥猛抬起头来说：“爷爷，别人借点粮种，秋天就还我们。”这时有两个人正从仓房背着粮食向外走，爷爷赶忙拦住说：“有这样借粮种的吗？今年冬天我们一家人吃什么？”这两个人说：“谁借你们家粮种，你大孙子欠我们债。”爷爷问：“什么债？”“你不知道吗？他天天和我们一起赌钱，是用粮食作为赌押。他输给我们粮食，今天我们到你家来取粮。”

爷爷听了这话，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顺手操起扁担向大哥打过去，嘴里说：“原来你是这么个货色，平时不种地，你还偷粮食，什么长孙不长孙，我打死你这个孽种。”

正在这个时候，大伯走出来拦住说：“爹爹，有话慢慢说，打他没有用。”这时我们又听到大伯母在房里喊：“石头，进来，我看谁敢打你一下。”

爷爷跟过去说：“石头妈，他是咱们家的长孙，他下面有弟弟和妹妹，他要为弟妹们做出榜样，让弟弟妹妹

跟他学。如今他赌钱成性，把一家人的口粮输给别人。我们这一家有多少张嘴，老老少少哪一个少吃一口也不成，你不让管他，再这样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做妈的这样护短，我看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大伯母想想说：“有女孩子吃的，就有男孩子用的。男孩子在外面闯点事，输点粮食算什么。你看咱家养那么多姑娘，吃掉多少粮食，你把她们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我看养这群姑娘的粮食已经能堆成山了，你为什么不打她们呢？”

爷爷气得脸上冒出汗珠，说：“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也养了两个姑娘，我看姑娘们倒是本分孩子。”大伯母一听这话，不由分说，跺着脚指着爷爷大骂：“好哇，你说姑娘好，你养着她们吧，孙子不好，让他走，当兵去，叫他当大兵给打死吧。让你家断子绝孙，我的三个儿子都走好了。”

奶奶为了息事宁人，赶快走出房门，把爷爷拉进屋里去了。

大嫂娶过门来，等于是我们家的不花钱的长工。我们看她成天象一条牛似的干活，有时劝她休息一会儿。她总是摇摇头，意思是说，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呀，不能休息。有时她坐在灶前烧火，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时我便悄悄地说：“大嫂，你睡一会去吧，我替你

烧火。”

她急忙睁开眼睛，摇摇头说：“不用了，免得叫婆婆看见，我又要挨骂。”

还有一次，我慢慢地来到她身旁，挨着她坐下，小声说：

“嫂嫂，你一天到晚不休息，一定很累吧？”

“小妹，我就是这样劳累，也没讨出好来，不是婆婆骂我，就是你大哥踢我，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不要干那么多嘛，少干一点，偷偷懒嘛。”我说。

她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说：“你不要说傻话，家里这么多的活，迟早都得我做。”

“嫂嫂，你这样辛苦，大哥又那么蛮横无理，他不帮你一点忙，整天在外游手好闲，你哪一天才能干出头呀！”

我的话触动了她的心，她的眼圈红了，她的喉头哽住了，什么也说不出，好象心中有许多委屈。

当我们正在嘀嘀咕咕的时候，大伯母听见了。她先是低低地咳嗽了两声，似乎是警告我们。大嫂斜视了我一眼，意思是说，老太太听见了，我们别说了，接着她用手堵住我的嘴，叫我不要出声。

我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她听见了能把我们怎么样，她整天瘫在炕上，又脏又臭，我们为什么要怕她。”

原来大伯母在大哥和大嫂订婚的第三天，忽然两条腿麻木站不起来了。从此以后她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哼哼唧唧，象头没吃饱饭的母猪。她为什么得这种病，我们谁也不明白。只是听说，大嫂的娘家要去几十块大洋作为养大嫂的本钱。大伯母花了这笔钱很心疼，可能是急坏了的。不过她虽说腿瘫了不能动，可是五脏六腑还是好的，她的嘴能说话，手还能打人。她忽然得了这种病，当然要归罪于大嫂。因此，大嫂还没进门，她就唠叨个没完，说她是克星，在娘家克死了父母，还没过门就克得婆婆卧炕不起，说不定将来还会克死大哥。根据她的迷信观念，大嫂娶过来后，首先要压住她的“邪气”，不能让她在我们家抬头。然后，让她卖力气干活，偿还买她所花的代价。再就是要让大哥拿出“男子的威风”，让她伺候他，稍不如意便可以打骂。

大伯母躺在炕上，每天只有三件事，这就是吃饭，睡觉、骂人。大嫂黎明即起，先到她面前请安，然后倒去她的屎和尿。大伯母白天睡足了觉，到了晚上睡眠不多了。每当鸡叫头遍时，她先咳嗽一声，这是警告大嫂的信号，示意她应该起来了。大嫂听见她这声咳，就象得到军令一样，赶快起来，一刻也不敢拖延。偶尔慢了一点，待大嫂走到她面前，她就冷不防从被窝里抽出

扫炕笤帚，劈头就打，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你这克星，懒鬼，我本是没灾没病的好人，你还没进门，我的腿就瘫了。我不能叫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然后就把儿子叫起来说：“石头，快起来，你媳妇是个克星，鸡叫三遍还不起来，你没见过女人？待她象个宝贝似的。她没进门，我们家就破财伤人，你去打死她，压住她这股邪气。”

大哥是非不明，他母亲的话促使他任意欺凌大嫂。再加上大伯母多次说大嫂“命中克夫”，这就使他更厌恶大嫂。他连什么叫作互相体贴都不懂，还讲什么夫妻感情呢？他总是乖乖地照着他母亲的话去虐待大嫂。

大伯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受到大伯母这一套无稽鬼话的影响，也都认为大嫂是一个克星，经常奚落她，瞧不上她，甚至骂她。只有我的祖母、母亲和姐姐同情她，并说她是一个好媳妇。她们常常劝她耐心等待，一旦大伯母死去，她就有出头的日子了。

我们周围有那么一伙年轻人，家虽然是在农村，也不富裕，但因为是长子或者是独生子，因此从小被惯坏了，好吃懒做，农活不愿意干。他们常常结伴到附近树林里或山岗上赌博，有的人还吸鸦片烟。当时我大哥也属于这种人。他聚赌成性，不但改不了，反而日渐严

重，有时甚至好几天不回家。起先，他只不过是把家中的粮食偷些卖掉，后来竟拿土地作为抵押。有一年春耕时节，一些二流子手持大哥的押据到我家来要地。祖父终于被这个不争气的长孙气病了，几天起不来炕，从此更管不了大哥了。我们家的地，终于被大哥输得渐渐少了。每当他把地输给别人以后，就对他瘫痪了的母亲说：“妈，自从这个克星娶进咱家的门，我家人倒地空，本来我赌钱能赚进一座金山，现在克星进门，地都快输光了。”

他赌输了粮和地，把责任推到大嫂身上，这就又给大嫂加了一层罪过。他们这房的小叔子和小姑子也常常用手指着她说：“扫帚星进门，人倒家穷。”大嫂忍气吞声地活着，愈来愈显得面黄肌瘦，心事重重。一天，我傻乎乎地问她：“嫂嫂，你瘦多了，大伯母和大哥对你这样不好，你为什么不敢反抗？老太婆起不来，还那么凶，你对她怎么好，也掏不出她的良心，你就厉害点，不要怕她。”

她听完我的话，前后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把两条裤腿朝上卷了卷说：“你看我身上的伤。”

我仔细地看了看。吃了一惊，原来在她两条腿的内侧，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破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她难过地说：“这是你大哥拧的。他每天赌钱回来，钱输光了，再听了你大伯母的坏话，认为都是我进门才使他倒霉的。他不是用脚踢，就是拧我，还不许我出声。”

“你太老实了，为什么不抵抗？”我问。

“傻妹妹，我怎么抵抗，这房一家人，两个小叔子，两个小姑子，都是婆婆的亲生儿女，谁是我的亲人？他们都很跋扈。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管不了他们。你们母女三人，又是孤寡，有受不完的气。二伯父母是两个老实人，也只生一女，将来更是受不完他们的气，我向谁求救呢。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男人可以满山放火，女人不能夜晚点灯。女人嫁到男家，先要受婆婆的三把火，我婆婆这三把火烧得我快活不下去了。我又怎么能扭转这几千年的习惯呢？”她越说越难过。眼泪落到地上，摔出几瓣湿印。

我安慰她说：“你真倒霉，遇见这么个刁婆子。你看，咱们的奶奶多么好，她从不找别人的毛病。你别难过，等她死了就好了。”

“小妹，就是你大伯母死了，你大哥这个二流子赌钱成性，不务正业，不知道又会怎么对付我！我今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这只能怨我的命不好啊。”

接着她又说：“唉，你的妈妈，她也很可怜，因为没

有儿子，她在这个家里也被我婆婆踩在脚下，这些不公平的事又有什么人管得了呢？”

“我们家的奶奶还公平，她待我妈妈很好，对你也不错。背后她常说，大伯母太跋扈了。她也喜欢我们这些孙女。”

“奶奶老了，什么事也管不了，连爷爷也不在他们眼下。谁还能胜过我那瘫了的婆婆呢？”

她这些愤愤不平的话，饱含着血泪。我听了很为她难过，又非常生气。于是我说：“嫂子，我将来长大以后决不象你这样，什么王八、鳖的气都受着，我一定要和好人搭伴，和坏人拚。”

她急忙捂住我的嘴说：“你太年轻，知道的事还少。”她低声地提醒我说：“你们母女三人当心，他们天天嘀咕怎样把你们这房几口人弄掉。只因为婶婶认识几个字，他们才不敢随便动手。他们常说，你是那么讨厌，两只大眼睛，东溜溜，西瞧瞧，象贼一样。你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他们迟早要害你们的。”

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条太子河，贯穿着几个县。沿河两岸的人们，饮用太子河的水，还用它来灌溉土地。每到春天，解冻后的河水慢悠悠地流着，温顺地滋润着沿岸的良田，人们常常从河里捞起几条鱼来改善生